

◇ 闲情偶寄

做一颗土豆

[宁波]田野

土豆,泥土里长出来的果实,就连名字也土里土气的。土豆既能独当一面作为主菜,比如酸辣土豆丝,清炒土豆片,或者磨成土豆泥,做成土豆饼。又能与其他食材合作,当好配菜的角色,比较常见的有土豆炖排骨,或者土豆炖鸡。与排骨同炖,它默默吸收猪肉的香气。与鸡肉同煮,它浸润汤汁,守住自己醇厚的本味。土豆总是这么谦和,从未有过裹挟任何食材的想法。

番茄则全然不同,自带争议。从植物学角度看,它是水果。从烹饪角度看,它又被视作蔬菜。游走在蔬果之间,八面玲珑。番茄色泽鲜亮,外表讨喜,成熟后炫于枝头,颇为高调。尤其它的味道,仿佛天生具有“侵略性”,任何食材与之同烹,皆要沾染它的滋味。

这世间多有“番茄式”的人,“土豆式”的人却是难得。他们往往低调内敛,温和谦逊,不张扬锋芒,不冒犯他人。与人相处时,平静柔和,却又不迷失自我;处理世事时,随遇而安,却能守住本心。这样的人,看似普通不起眼,没有耀眼的光芒,却醇厚踏实,值得长久信赖。

我爱吃土豆,沙沙的,绵绵的,在舌尖上就给人一种舒适感。哪怕不与任何食材同煮,单单用水煮着吃,也不失为一道美味。

我也愿意做一颗安静的土豆,在这烟火人间里,温和处世,守住本心,不伤人锋芒,不丢己底色,朴素安稳,自有力量。

◇ 铭心一刻

人生需要“空页”

[济宁]卜庆萍

整理旧书时,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。奇怪的是,这本笔记只写了前半本,后半本全是空白。扉页上有爷爷的字迹:“书要留空页,好记突发的灵感;人生也要留空页,好装不期而遇的惊喜。”那时年纪小,只觉得是爷爷的怪癖,如今重读这句话,才懂这“空页”里藏着最通透的人生智慧。

我们总习惯把人生规划得满满当当:几岁读书、几岁工作、几岁结婚、几岁生子,像在笔记本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,生怕浪费一寸“纸页”。可生活从来不是按剧本上演的戏剧,那些被我们刻意填满的日子,反而少了惊喜与感动;倒是那些留白的“空页”,常常藏着意想不到的精彩。

邻居林叔,退休前是工厂的技术骨干,一辈子信奉“今日事今日毕”,连周末都排满了学习计划。退休那天,他列了一张详细的清单:每天早起晨练、上午学书法、下午练太极、晚上看专业书籍。可执行了不到一个月,他就变得焦躁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天。那天雨下得很大,晨练计划泡汤,书法纸也被打湿,林叔索性放下清单,坐在窗边发呆。他看着雨滴落在窗台上,听着楼下便利店的叫卖声,忽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后来,他不再严格按清单做事,反而留了很多空闲时间:有时在小区花园里和老人聊天,有时在家研究新菜式,有时带着相机去街边拍风景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拍的街景照片被本地摄影展选中,还得了奖。更意外的是,通过摄影展,他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,一起组织公益摄影活动,给山区孩子拍照片、送书籍。林叔常说:“以前总想着把日子填满,却忘了留些空页。现在才知道,那些空白的时光,反而让人生更丰满。”

想起大学时的室友小敏,她是班里出了名的“规划狂”,从大一开始就制定了详细的四年计划,精确到每个月要考什么证、读什么书。可大三那年,她准备已久的考研计划,因为一场意外的生病而被迫搁置。那段时间,小敏情绪低落,觉得自己的人生“偏离了轨道”。

休养期间,她偶然接触到了手账排版,原本只是用来打发时间,没想到越做越投入。她开始研究色彩搭配、字体设计,把每天的心情都融进手账里。她的手账做得越来越好,还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作品,吸引了很多粉丝。毕业时,她没有按原计划考研,而是凭借手账特长,入职了一家文创公司,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。

生活就像一本笔记本,若每页都写得满满当当,不仅会让人疲惫不堪,还会错过很多精彩。就像一幅画,留白是为了更好地衬托主体;一首诗,留白是为了营造深远的意境;而人生的“空页”,则是为了给惊喜留足空间。

如今,我也学会了给人生留“空页”。不再强迫自己每天必须完成多少任务,偶尔会放下工作,去公园散步,去书店看书,去一家新开的小店打卡。当我不再焦虑于“填满”,反而收获了更多快乐。

不必害怕人生有“空页”,那些空白从来都不是遗憾,而是生活的馈赠。

◇ 四时风物

家乡早、晚吃的主食是大米熬煮的粥,也叫稀饭。大多时候只以米与水熬成,清爽单调;偶尔也会丢几把绿豆、红豆同煮,或是撒上几把生菜,有时还会拌入调散的玉米粉、面粉,做成杂粮粥,但绝不会放盐。为了让稀饭吃起来不至于寡淡无味,就有了咸菜。在村里老辈人口中咸菜还被叫作渡命菜,生活困难的年代,一坛咸菜省着吃,够一般人家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家常下饭。

说到咸菜,家乡的种类着实不少,有酱大头菜、酱黄瓜、酱豇豆等,都是散装售卖,按斤称重。更多的农户则会用自家产的瓜果蔬菜等来腌制,其中又以腌咸蛋最为普遍。家乡腌蛋,一般不用大缸,多为口小肚大的坛子。做法有两种:一种是调配盐水卤汁;另一种则是老家最传统的方式——用加盐调和的湿润沙土,或是河底的黄板泥,将鸭蛋层层裹住,码入坛中密封存放。偶尔还会用鸡蛋、鹅蛋如此腌制,风味也各有千秋。

待蛋腌够一定时日,煮熟后都会油润流黄、鲜香浓郁。清晨或者傍晚,盛上一碗白米清粥,取一枚煮好的腌蛋,轻轻在蛋壳顶端戳一个小洞,用筷子一点一点挑出蛋白与蛋黄,配着粥一口一口地送入口中。平淡的粥和米粒瞬间有了灵魂,蛋白蛋黄的温润鲜香似乎也有了升华。那时农家不宽裕,几个孩子甚至一家人,有时一顿晚饭就共吃一个咸蛋。腌蛋不单是日常佐餐的小菜,那时农村办酒席,它也常被做成冷盘上桌。将煮熟的咸蛋切成四瓣六瓣,在盘中码出造型,像一朵花,朴实家常却也体面大方。

◇ 生活空间

晚上,母亲洗漱结束,坐在沙发上。父亲拎着一把小椅子,在母亲跟前坐下,左手扶住母亲的腿,右手握着刮痧板,一下一下给她刮腿,动作娴熟而有节奏。

十来年前,母亲患上腰椎间盘突出,压迫神经,导致腿疼,夜里经常醒来。医生建议保守治疗,每晚睡前用刮痧板刮腿,疏通经络,改善血液循环。尝试一段时间,母亲的睡眠竟然好多了。

父亲有过敏性鼻炎,有天晚上,老毛病又犯了。我劝父亲去休息,让我来给母亲刮腿。父亲摆摆手,说这是个技术活:力道大了,疼;力道小了,没用。母亲说今天就别刮了,父亲不肯,一边打着喷嚏流着眼泪,一边帮母亲刮腿。

如今父亲已经七十多岁,每次给母亲刮完腿,他都撑着床沿缓缓起身,适应一下再走动。尽管如此,给母亲刮腿这件事,父亲从不间断,毫不含糊。

有次聊天,妻子问我,如果她的腰像我母亲那样,我会不会这样关心她。我笑着逗她,我一直都在向我父亲看齐,希望她也向我母亲学习。

以前,父亲脾气不大好,容易冲母亲发火,但母亲照样给父亲洗衣做饭,照样每天督促父亲下楼散步,照样帮父亲把水杯倒满,提醒他喝水……我曾问母

◇ 似水流年

三月我从郑州回来,每当亲友问起,我总是自嘲:在家里伺候老人,提前过上了“老年”生活。算起来三个月左右,并没有出过多远门,生活按照爷爷奶奶的习惯慢慢展开,只有柴米油盐这样的小事。

爷爷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,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愿意安享晚年。爷爷守着家里的十几亩地,天天奔走在田野间,裤腿上总是带着田埂上的泥土;奶奶在小区附近的服装厂做工,常年低头处理衣服,背弯曲成了一道弧线,坐下和站起都要慢慢来。忙的时候,两人常常饥一顿饱一顿,凉馍就着咸菜就是一顿饭。劝了好几次,叫他们把地租出去、把活丢了,在家好好休息,但每次都碰软钉子。一辈子都要强的人,空闲了,反而无所事事,说自己干了一辈子的活儿了,停下来的话骨头都疼。

我因为身体原因,不能做重活,常常有气无力的,所以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端茶递水,买菜做饭,擦桌扫地,日子被这些零七八碎的小事填得满满当当。

做饭是花心思最多的一件事了,老人牙口不好,不能吃硬的,所以每一道菜都要做得非常软。平时吃的就是最普通的家常饭菜,中午一般是面条或者是速冻水饺煮煮,方便省事。有时也试着做一些变化,发点面,烙几张外焦里嫩的饼,或者蒸一锅香气扑鼻的蒸面,看着他们蘸着蒜吃得很有劲,我心里也很踏实。

每天一早,我就和他们一起起床。灶头上先点起火来,一锅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,一天的生活便开始了。等到他们吃完饭各自忙碌时,我就收拾碗筷、洗衣

腌蛋与腌菜

[北京]薛海泽

咸蛋之外,家乡腌制中最常见、吃法也最为丰富的,还要数腌青菜。每到秋末时节,把地里收割回来的大青菜,剥掉泥根,剥去黄叶枯叶,冲洗干净,晾晒褪去部分水汽,待到菜叶微微发软,再整棵或者切碎塞入蛇皮袋扎紧,挤干菜汁,放入宽口的陶缸,或者将其切碎倒进窄口的坛中,压实并放上足够的粗盐。

青菜腌成之后,便成了家常百搭的食材,吃法极多。直接取出即可佐粥下饭,也能搭配各色食材烹制。比如咸菜烧五花肉,半肥半瘦的五花肉油脂丰腴,与咸香的腌菜同焖共烧,荤素交融,鲜香厚重,是百吃不厌的乡土味道。咸菜烧豆腐或者百叶,也别有滋味。与新鲜河蚌一同烧煮,山野河湖的气息则尽数融在一碗菜里。农忙时在碗里打两个鸡蛋,再撒点葱和咸菜,跟米饭一起蒸,满满都是质朴鲜活的乡村烟火。

除了青菜,老家还擅长腌制各类瓜果,萝卜、黄瓜、茼蒿、大蒜头自不必说,更有一种本地特有的水瓜,乡人方言唤作“烧瓜”或“梢瓜”。它并非寻常黄瓜,属菜瓜类,入缸腌制后的瓜肉紧实脆爽,配粥就饼都很相宜。

另一道风味独特、令人难忘的,是腌韭菜豆,很有地方特色。挑选颗粒饱满的黄豆煮熟放凉,配上当季鲜嫩的韭菜,彻底沥干全部生水,加盐拌匀后装入无油无水的罐中。经过腌制,黄豆吸纳韭菜的鲜气,韭菜褪去生涩辛辣,变得温润咸香。取些许腌韭菜豆,滴几滴香油拌匀,吃面、喝粥、夹饼都很适配。

“恩爱牌”刮痧板

[苏州]周飞

亲,怎么做到不和父亲计较的。母亲微微一笑:“你父亲本质不坏,学什么都快,又有生意头脑,更重要的是有家庭责任心。要说缺点,谁没有呢?”

现在,父亲偶尔还会对母亲发火,但事后总是笑着赔不是,并且对母亲更加体贴。三毛说过:“爱情就像在银行里存一笔钱,能欣赏对方的优点,这是补充收入;容忍缺点,这是节制支出。”母亲对父亲,永远都是欣赏的眼光,永远都是包容的态度。

那天晚上,楼上邻居来串门,看到父亲正在给母亲刮腿。了解情况后,她说自己也有腰椎间盘突出,和我母亲症状相似,问刮痧板是什么牌子的,打算也买一个。父亲说不记得了,翻过来看看,又翻过去看看,都没找到文字。他说以前是有字的,不知道什么时候磨损掉了。邻居打趣道:“我觉得——是‘恩爱牌’的!”父亲愣了一下,随后哈哈大笑。母亲看向父亲,眼含笑意。

形容夫妻感情好,人们常说“恩爱夫妻”。恩爱恩爱,顾名思义,先有恩,后有爱。夫妻相处,要铭记对方的好,更要时常问问自己,我真心为对方付出过多少。相亲相爱的夫妻,才是名副其实的恩爱夫妻。

我的“老年”生活

[封丘]李乐岩

扫地,把屋里屋外整理一遍。接着打开橱柜、冰箱检查缺啥,带上布袋子去超市购买。来来回回之间,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上了,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下午天气凉快一些的时候,就骑上车子陪着爷爷出去走走,或者散散步消消食,或者沿着田埂走到地里去。他蹲下身子拨弄庄稼,嘴里念叨着要浇水、施肥、打药、除草,我在一旁听着,渐渐也分出了麦苗和杂草,知道了一些农业知识。通常是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,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之后才慢慢往家赶。一进门就准备晚饭。忙碌了一天之后,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少,常常洗漱完倒头就睡。

就这样过了三个月,之前揣着的那点少年意气,好像被灶台的烟火、满地的琐碎磨得淡了。从前总想着要往远处走,要热闹要鲜亮,如今在这一方小天地里,天天围着三餐打转,这不是消耗自己,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拥有。在还可以陪伴他们的日子里,把每一顿饭做得好吃一些,把每一段路走得慢一点,这就是当下最大的意义。提前体验了一把“老年”的生活,虽然慢了点,但是很温暖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-fanxing@163.com